

## 普通話教與學分享

鮑小君

由於某些原因，我在十二歲那年便離開香港，到了大陸北方的一個內地城市繼續升學，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回香港生活。我自己學習普通話的經驗跟別人不同，在香港執教普通話科也有一點個人的體會，希望可以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。

在內地入讀初中一年級時，遇到的難題是：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說甚麼。唯有政治課，老師每一節都讓我站起來讀書，不是用廣東話讀，而是一定要用普通話讀，一讀就是大半堂，每天如是。老師沒有糾正我的讀音，同學也沒有嘲笑我。由於不斷地說和聽，我的普通話進步神速。第二年，我去了上海。兩年後，我說的普通話已跟內地人說的沒太大分別了。

我學習普通話只有三年時間，在那三年裏，我從來沒學過拼音。我的普通話都是通過聽和說學的，語言環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，由於當時身邊的人沒有人會說廣東話，如果我要與人溝通，便要學習他們的語言。所以，要學好一種語言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那種語言環境底下生活，這種說法，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。

除了語言環境外，身旁的人對我學習普通話也有一定的影響。在我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，沒有人取笑過我，不管能否聽懂，他們都是以鼓勵的態度對待我，令我很有信心，也使我敢於開口，所以我的普通話才能有進步。

以上是我自己學習普通話的一些經驗，想不到後來在香港教授普通話時，自己的一些經驗可以幫助我掌握在粵方言區教普通話的竅門。

由於我在內地長期以普通話為交際語言，回到香港後，我要重新學習廣東話，這讓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廣東話，而且也要認識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分別。例如：廣東話的句調及句尾的助詞用法都是難點。普通話只有四個聲調，加上一個輕聲，只要說得順，句調很容易便出來了，輕聲

也不用刻意強調；廣東話便不同了，有九個調，很多字都是入聲，一個不留神便溜過去了，句子也因為語音不準而走調。普通話的句尾助詞多是「嗎」「吧」「啊」，很多時候甚至是沒有這些助詞的；廣東話剛好相反，幾乎每個句子都有句尾助詞，最後一個字還拉長來說，說得太急了，味道便不同了。簡單來說，我學習廣東話的時間比學習普通話的時間長，到現在，還有一些情況說的廣東話也不夠地道。

回來香港後，我有機會在一所私立小學執教普通話，教學對象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(全是女孩子)。對著這些第一次接觸普通話的孩子，我的學習經驗對我很有幫助，我瞭解香港這個方言區缺乏理想的普通話語言環境，為孩子學習普通話增加了不少難度，因此，我非常著意給她們上第一節課時，一定要營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，努力令她們對普通話產生好感及有學習的興趣。以後的每一課節，我都會讓她們有聽和說的機會，多些玩遊戲及比賽，把不同範疇的詞語分課節說給她們聽，鼓勵她們提問，只要是她們有興趣的話題，便跟她們聊。我不會要求她們重覆我說的詞語及句子，但課文則一定要熟讀。我覺得普通話老師一定要堅持為學生營造良好的課堂語言環境，要給學生多一點開口的機會，還要用鼓勵的態度、靈活的教學方法，讓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學習，那麼才容易取得成果。

在這裏教了幾年普通話，總覺得香港的普通話課本設計得不好，每一套課本都有「語音教學」，而且設計得「急功近利」，有的在第一課竟已教授變調或兒化！對於每星期只有一節課或兩節課的普通話教學，要培養學生對這種語言的語感已經是難事，更何況要求他們掌握深層次的語音知識。我教授語音知識時，只要求她們能正確掌握四聲，能分辨出輕聲及兒化，能把課文中要求掌握的語音符號背熟便算合格了。能聽懂我以正常語速說的簡單句子才是我更為關切的教學重點。一年的教學成果是：表現好的學生，能與我對談簡單的句子；不好的學生，也能聽明白我的話。不過，經過一個假期，她們再回校時，腦中還剩下多少則是值得懷疑的。香港並不是一個好的普通話環境，要求學生「掌握」普通話，「使用」普通話是很難的。

除了正規課程外，我也曾教授小學低年級生及中學生(包括了課外活動的興趣小組及教育署主辦的暑期課程)，他們全是第一次學習普通話。這幾種年齡的學習對象，以年紀愈小愈容易教。孩子對語言的接受能力是很強

的，只要多鼓勵他們說，多讓他們玩遊戲，他們便會很投入，也很快掌握，即使會受到母語的干擾，影響也不太嚴重。中學生便難多了，他們的語音經常受到母語的干擾，句調也不準，而且很快便忘記了。另一個分別是，中學生對語音的學習更為理性，會仔細詢問舌頭的位置，要不要送氣；小學生不會理會甚麼舌面音、舌尖音、送氣不送氣的，只會模仿，學會聲母、韻母、聲調的讀法便學會了拼音。

在這幾年的執教鞭生涯中，我也曾想過改變教授方法，嘗試過第一年便教學生拼讀法，要求學生掌握語音知識，懂得自己拼讀。但教到翹舌音時，學生便會亂了，他們很喜歡把舌頭「吃掉」，而且總是記不清楚哪些字要翹舌。可以選擇的話，他們更願意說台灣國語，因為不用翹舌，句末又有尾音，句調與廣東話也有相似的地方。所以，要求香港的小學生先掌握語音知識，這種方法不大奏效，相反的，先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才是最重要的因素，更何況，將來他們要學十一年普通話，能維持他們的學習興趣，已經是成功的教學。

假若要求香港的學生掌握普通話並能將它運用自如，香港一定要加快普通話教學的步伐。首先是師資的培訓，香港的普通話教師並不是每一個都是以普通話為母語的，能說流利的普通話的人也並不多，對普通話的新詞及俚俗語的掌握也不太理想。只要求教師掌握書面語的發音其實是不夠的，但要求教師把內地日常通用的詞語死記硬背也顯得不切實際，這裏畢竟是香港，是個西化了的中國人社群。

教師是成年人，他們學習語言的時候講究系統性，因為時間的問題，可以要求他們學習普通話時以語音為主，口語練習為輔，當他們腦中有了架構後，以後可以自學。至於學習內容呢，便要包括語音、語法及基本詞彙。為甚麼要包括基本詞彙呢？因為香港是個方言區，廣東話的日常詞彙與典範的白話文所使用的詞彙是有分別的，而教師是要走上教壇施教的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兩者的分別。

至於日常用語，那便要「悉聽尊便」了。例如內地很多地方的問候語：「吃飯了沒有？」出現的地點可能是廁所，在香港是不大會出現的事，當然便不用死套了。香港有很多生活用語是內地沒有的，像大家熟知的「飲茶」，因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內地也已經接收了。既然「飲茶」可以「進

軍」內地，其他詞語當然也可以這樣，前題是只要香港人已經有了共識的、大家生活裏常用的便成了，如：青少年為之如醉如痴的漫畫，內地是叫做小人兒書的，我們不便因內地的叫法而強迫香港人「照搬照用」。

其次，便是要在課本上做工夫。在一九九八年九月，普通話科將會在全港中小學推行，普通話科課本的編寫也應該與以前的不同。我希望課本的內容能以香港的環境為基礎，能切合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，能收入大量在香港已約定俗成的詞匯，能設計有趣味的教學活動，能附有大量的參考資料(各種教學方法、最新的語言學研究成果、中港台三地的普通話發展狀況等)予教師參考。這樣，教師在施教時所得的輔助也許會較現在大些。

最後，我覺得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有一個怪的地方：把普通話視作「外語」。大家似乎把它與中文科分成兩樣東西。學生學習中文時要學課文大意、要旨、語法，學習普通話時則只學讀音。其實普通話與典範白話文的關係非常密切，像親兄弟一樣，不能分割。而我們香港地區所指的「中文」有時卻只是方言。

以上只屬個人的淺見，惟望各專家、老師指正。

### 作者簡介

鮑小君女士，暨南大學文學士，主修中文。現任民生書院小學部教師。